

第三名

詭畫

應一甲

賴瑩瑩

2015 年 9 月 25 日,下午 8 點 20 分,斯渝大學,音樂系教室。

叮叮咚咚~~~

下課鐘響起,教室內的大學生們紛紛喧嘩了起來。

「里奧!」靈閔和靈犀相伴走向坐在前排的里奧和雪媛。

「怎麼?」不冷不熱回了一句,里奧專心的整理自己桌上的課本和筆記。

「你們確定明天要參加校外教學了嗎?」靈閔一手撐在桌子上,另一手把玩著里奧的筆。

「嗯。」里奧奪回原子筆,放進筆袋。

「啊?」靈犀驚訝的瞪大了眼睛「雪媛,妳去那種地方好嗎?里奧本來就是因為妳才說不去的啊!」

「是啊!妳知道這次要去哪裡嗎?那麼陰的地方,妳去好嗎?」靈閔皺起眉,一臉不贊成。

「我知道這次要去的美術館是幾十年前赫赫有名的殺人魔殺人的地方,要參觀的是一百多張的遺照。」雪媛把包包背到肩上,順手撥了下頭髮「可是聽說那裡每張畫的手法和技巧都很特殊,很有參觀價值,而且我哥他想去。」

靈犀和靈閔馬上往里奧投向責怪的眼神。

「你們不用這樣看我哥,是我執意要去的。」雪媛一副『你們拿我沒轍』的樣子聳聳肩。

「唉~那算了,那就去吧!」靈閔搖搖頭,話鋒一轉「不過話說回來,設立這做美術館的人也有些變態,沒事幹嘛把人家的辦案現場和留下的畫買來設立成美術館。」

「誰知道。」雪媛瞄了眼手機上的電子鐘,拉住里奧的袖子,驚呼「哥!八點半了!我要看的電視劇九點開演欸!」

「嗯,走吧。」里奧把雪媛的手抓到自己手中握著,朝靈閔和靈犀微微一點頭,便向教室門口走去。

被拉著一起走的雪媛到半路條地回眸「我們明天見,掰!」

「明天見!」靈犀甜笑著揮揮手,把心靈深處的不安壓下,直到兩人的背影消失在盡頭才放下高舉的手臂,失神的喃喃道「真希望這三天的校外教學不會發生什麼事。」

「放心,不會有事的」靈閔拍拍靈犀的背,自己也有些擔心的說。
應該,不會有事吧……?

2015年9月26日,上午10點10分,斯渝大學大門口。

「兩位早啊!」雪媛身上穿著和里奧同一款的長T恤,拖著一只小型行李箱,從遠處走來。

「雪媛!」靈犀迎上前,著急的說「你們遲到了!巴士都要開了!」

「不好意思啦!」雪媛俏皮的吐吐舌。

「怎麼了,這麼慢?」靈閔幫雪媛提起行李。

里奧張嘴正要把今早發生的事敘述一遍,但一接觸到雪媛請求的眼神,話又吞回肚子裡「沒事,小雪睡晚了。」

「妳喔!都多大了啊!還會睡過頭。」靈犀曲起食指,狠狠的敲了雪媛一下。

「喔呦!痛!」雪媛捂住額頭,雙眼都泛淚了。

「好了!快上車吧……。」靈閔無奈的嘆道
怎麼一個比一個還幼稚啊?

「剛剛為什麼不讓我說?」巴士上路後,坐在南宮兄妹後頭的里奧用著前面兩人絕對聽不到的音量問雪媛。

「這種事……」雪媛垂眸,自嘲的笑了一下「是不需要讓他們擔心的……我很好,會沒事的。」

「小雪…你我都知道這絕對不是巧合。」里奧的眼中染上了濃濃的憂心。

「哥,我知道。」雪媛伸出手,撥開擋在里奧眼前的幾縷髮絲「因為有你在,我才不擔心,所以也請你,別擔心,好嗎?」

里奧抿緊唇,雙眼眨也不眨的盯著雪媛。

但最終,里奧還是緩緩吐出了幾個字「我知道了。」

2015年9月26日,上午11點45分,飯店。

「終於到了!我的腰好酸!」靈犀邊做著伸展操邊哀號。

「活該!誰叫妳要睡成那樣,有些氣質,行不行?」靈閔數落的說。

「嘖!」靈犀火大的瞪大眼,正準備反駁時,雪媛和里奧走到兩人中間。

「好了!我們先去 check in,然後去飯店的餐廳吃午餐,接著去附近逛一逛,大概三四點時再去美術館吧!」雪媛及時制止了兩人,以免越吵越兇,順道把今天的行程都 run 了一次。

「好啊!那我們走吧!」心思單純的靈犀馬上被雪媛的話吸引過去「我好餓喔!」

「呵!吃貨!」靈閔小聲的嘀咕。

站在一旁的里奧聽到後悄悄的彎起了嘴角。

「我就知道,進去吧!」雪媛拉著靈犀的手,走進飯店。

「嗯!」

2015年9月26日,下午3點15分,美術館。

「哇!想不到還挺漂亮的。」主修藝術系的靈閔一看到那做仿希臘風格的建築時,讚賞似的點點頭。

「的卻讓人意想不到。」靈犀拿起手機連拍了十幾張。

將票拿給工作人員,四人走進美術館。

美術館內的中心點是一座生機盎然的花園,花園中的噴水池與雕像也讓許多人為它們駐足,將花園包圍的四大片落地窗,讓陽光灑落在大理石製的走廊上,配上輕鬆的水晶音樂,使人徹底放鬆下來。

可是在這心暖的地方,牆上掛的,卻是一幅幅令人心寒的畫作。

「真是強烈到使人起雞皮疙瘩的對比」靈閔煞有其事的搓搓手臂。

「專心聽導覽員說話啦!」靈犀冷不防的給了靈閔一個肘擊。

「知啦!」靈閔對靈犀大大的翻了個白眼。

雪媛好笑的邊聽著南宮兄妹的話,邊開始把注意力放回導覽員身上。

「這幅圖是第七十二個死者,台灣人,二十六歲,死於失血過多...」導覽員指牆上一幅以綠色為底,畫得栩栩如生的棕髮男子「據留下的描述他應該是被挖出雙眼……」

「呵呵……姊姊……」

「咦?」聽到怪聲的雪媛停下腳步,微微側首凝聽。

「小雪?」從出發就一直在留心的里奧立刻察覺到雪媛的不對勁「發生什麼了嗎?」

「姊姊…我在這裡喔…」

「來陪我們,好不好?」

「什麼?」雪媛正想去聽個仔細,一陣痛楚卻在腦中爆開,讓雪媛倒吸口涼氣,腳一軟,直直往地上倒下。

「小雪?」里奧一驚,在雪媛狠狠撞到地板前將她撈到自己懷中「怎麼了?」

「姊姊…姊姊…嘻嘻…」

「啊!!!!!!好痛喔!」

「拜託!不要再折磨我了!讓我死吧!」

「小雪?小雪?」里奧驚慌的喚著雪媛。

「啊!我不聽!不聽」雪媛捂住耳多,淚水一串串的滑下臉龐「好痛!」

「呵呵呵呵呵」

「哈哈哈哈哈」

「啊!!!!!!!」

尖叫聲和笑聲始終迴盪在雪媛耳邊,無法散去。

「哥!哥!頭好痛!」雪媛揪緊里奧的衣服,不斷的哭喊。

「好好,我知道」里奧心疼的抱住雪媛,想幫忙卻束手無策。

「雪媛怎麼了?」靈犀跪在雪媛身邊,聲音都在顫抖。

「怎麼回事,要叫救護車嗎?」導覽員也很緊張的詢問道。

「拜託妳，幫幫我們，妳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了。」

一道輕柔的女性嗓音傳入雪媛腦中，接著所有聲音都消失了，她瞬間掉入無止境的黑暗中……。

「小雪！」里奧猛然拔高音調。

因為雪媛突然身體一鬆，昏厥在里奧懷裡。

「她昏過去了」靈閔不知是該鬆口氣還是該擔心。

「麻煩妳…」里奧抬起頭，已經恢復一慣冷清的音調，對導覽員說道「幫我們叫計程車，不用去醫院了，去了也檢查個不出所以然。」

「我了解了，我現在就去幫你們叫車。」導覽員站起身，對其他遊客一躬身，說道「不好意思，因為有突發狀況，請各位先行稍等。」

里奧抹去雪媛臉上了淚花，懊悔的握緊雙拳。

真的，出事了……。

2015年9月26日，下午6點35分，飯店房間。

不大的雙人房內，鴉雀無聲，凝重的表情全寫在臉上。

里奧坐在雪媛床邊有一下沒一下的梳理著雪媛的黑髮，只是，床上的人兒正處於昏睡。

「里奧，雪媛遇到這種事，不是你的錯，別自責了。」靈閔拍拍里奧的大腿，在他身邊坐下。

「不，你們不明白，今天早上……」里奧想到這裡，又把臉埋到自己手掌中。

「今天早上？」靈犀抓到里奧話中的關鍵「今天早上發生了什麼事？是不是因為發生了什麼事所以你們才遲到的？」

里奧一動也不動，好像想逃避什麼一樣。

身為他為多年好友的南宮兄妹馬上就知道事情一定不簡單。

靈閔和靈犀互看一眼，眼中都流露出相同的情緒。

「里奧！你給我起來！」身為行動派的靈閔一不做二不休，把里奧拉起來「你別想逃避！是不是男人？你是雪媛唯一的依靠，堅強一點！」

里奧閉著眼，仰起頭，深深的吸了口氣，然後緩緩吐出。

「今早上…」靈犀環抱著手，聲音不知道為什麼的發顫「出了什麼事？」

里奧沒有張開眼睛，他咬了下唇，說道「今天早上，原本我和小雪九點便要出門了，誰知道門都還沒打開，小雪她…突然半妖化。」

「什麼?!那玉鎖呢？雪媛不是從不離身的嗎？」靈犀激動的說。

「當時小雪是戴著玉鎖的，但不知道為何，她半妖化了，事後小雪也嚇了一大跳。」半妖化意指一個人處於半人半妖的狀態，並失去人類那方的意識，以雪媛來說，因為前世是狐妖，以至於半妖化時頭上會長出狐耳，指甲變長，尾椎處長出純白的尾巴，雙眼會轉換成妖異的紫色，身旁都會圍繞著一種叫做狐火的東西，而且，狐妖嗜血。

「我們都知道那絕對不是單純的『發作』,但小雪還堅持要來,還叫我不准跟你們說,就怕你們擔心」里奧嘆了口氣,又把臉埋到手中,含糊不清的自責道「我那時就該阻止她的。」

「里奧……」靈犀安慰般的抱住里奧,輕拍著他的背「雪媛會沒事的。」

「是啊!她是個那麼堅強的女孩」靈閱望了眼躺在床上的女孩,半無奈半真誠的說。

「靈犀,今晚我跟妳換房間,讓我照顧小雪,行嗎?」里奧退開身子站了起來,語帶著懇求。

「當然可以。」靈犀毫無遲疑的答應「大不了和我哥睡一晚而已。」

「那我們先回房了,你也要多休息知道嗎?」靈閱臨走前還不忘叮嚀道。他這個朋友平時很穩靠,但一扯上他妹妹的話,所有穩靠全部消失。

「嗯。」里奧有些不耐煩的發出一個單音節。

「走囉!」熟知里奧個性的靈閱笑了笑,便和自家小妹離開房間。

房間內,一切終於回歸平靜……

2015年9月27日,上午1點55分,飯店房間。

「拜託妳,幫幫我們,你是唯一可以幫我們的人了。」

「求求妳,幫助我們」

「拜託……」

在純黑的世界裡,似曾相識的女音再次出現。

「等一下!你是誰?我怎麼幫你?」雪媛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空間環顧著。

「妳很快就會知道的,只要妳來,妳就會知道。」

「慢著!」還來不及說什麼,一陣刺眼的光線劃破黑暗,雪媛眯起眼睛,下一秒,身體直直往下掉「啊!哥!」

「小雪!?!」

雪媛掙扎著睜開眼睛,最先映入眼簾的是里奧憂心重重的臉。

「哥!」雪媛想也沒想的環上里奧的脖子,想攝取一些安全感。

「我在這,我在這。」里奧也抱緊了雪媛「妳終於醒了,嚇死我了,以後什麼事都我說了算!」

「呵呵!」雪媛很無良的笑了「不過,哥,跟你說一件事。」

雪媛一五一十的把今天一整天發生的事鉅細靡遺,一字不漏的說給里奧聽。說完之後,里奧的臉色變得比吃了八百噸炸藥還難看。

「妳．想．幫．忙?」里奧咬牙切齒的說。

擰攏硬著頭皮,點了一下頭「嗯!」

做好被挨罵的心理準備,沒想到,迎接的不是如炮火般的訓話,而是無聲的嘆息,和無奈到極致的兩個字。

「好吧。」

「咦？」

2015年9月27日,上午3點15分,美術館。

看著眼前,早上的優美全失,取而代之的是被黑暗包圍,而顯的陰森森美術館。

靈閔後悔答應里奧的請求。

「你說,我們凌晨三點不睡覺,要來找人的地方就是這裡？」靈閔誠懇得乞求上蒼,希望里奧說不是。

只可惜……

「嗯!就是這裡」里奧率先舉步向前行「走吧！」

雪媛二話不說,乖乖地跟在里奧身後。

靈犀打了個呵欠,伸了個懶腰「走吧！」

「等等,妳想進去？」靈閔抓住靈犀的手,用氣音說著。

「我不想去,但一定要進去!如果我們沒進去,結果里奧和雪媛發生了什麼事,你不會後悔一輩子？」靈犀很認真的看著靈閔。

互看了十秒,靈閔的表情鬆動了「跟上吧！」

「跟早上的感覺真不一樣」雪媛一手牽著里奧的手,一手拿著手電筒到處照呀照。

「早上還好,晚上就有十分詭異的氣氛了。」殿後的靈閔時不時往後瞄幾眼。「雪媛啊,我們是要找誰啊？」

「…我也不知道,只知道是個女生。」雪媛尷尬的搔搔頭。

「那我們是來心酸的嗎？」靈閔忍不住的吐嘲了。

「那個女孩跟我說『妳很快就會知道的,只要妳來,妳就會知道。』」雪媛回想起那女孩溫潤的嗓音中飽含的不甘和哀求。

「所以總結就是我們專程到一個鬼地方,找女鬼？」靈閔覺得很荒唐的冷笑了一聲

「太好了！」

走著走著,四人眼前出現兩條走廊。

「走哪邊？」靈犀好奇的問。

「我們沒時間一條一條走了。」里奧舉起手電筒往兩邊檢查檢察「分頭走吧！」

「你就和雪媛一路吧!我和靈犀一組。」靈閔打了個招呼便拉著靈犀朝左邊的走廊走去。

「小雪…」里奧突然低換了聲雪媛的小名「如果,待會發生了什麼事,妳一定要和我說,知道嗎？」

「好！」雪媛握緊里奧溫暖的手,眼神堅定的說。

*** *** *** *** *** ***

死寂的的走廊上,只聽得到兩人的鞋跟和大理石相撞的聲音。

「以後如果有人半夜來敲我房門,我是絕對不會開門的,絕對！」

靈閔將光打在牆上,隨著移動的行徑,畫作一張一張的出現在眼前。

「那很難說喔！」靈犀開玩笑的說,實際上她害怕到雙腳都在發軟。

「嗯？」靈閔猛地停下腳步，佇立在一幅畫前。

「幹嘛？」靈犀疑惑的回眸，掉頭走到靈閔旁邊「在看什麼？」

「這個小男孩。」靈閔下巴一揚，眼中出現了絲絲惋惜「他才八歲，還來不及好好看看這個世界，就被殺死了。」

「哥…」靈犀有些慌了手腳，不知道該對靈閔說什麼才好，最後只能用著生硬的聲音說「我們要繼續往下走了。」

靈閔又看了一眼那張以深紫色為背景圖畫，便撇過頭，邁開修長的雙腿，向黑暗更深處走去。

沒想到因此錯過了牆上某張畫中的主角，偷偷彎起的嘴角。

接下來的路程，靈犀和靈閔都沒再開過口，直到一串凌亂、快速的腳步聲由遠至近，才打破兩人的寂靜。

「哥……」靈犀害怕的縮到靈閔身邊。

「等一下，說不定是里奧他們」靈閔嘴上這麼說，但還是往後退了好幾步。

兩人不約而同的將手電筒照向聲音的來源，屏住呼吸，等待著腳步聲的主人出現在他們面前。

下一秒，一個大約七、八歲的小男孩衝出來，直接撞向靈閔。

「喔！痛！」靈閔接住小男孩，卻因為重心不穩，跌到地上。

「你們沒事吧？」靈犀嚇了一大跳，趕緊蹲下去查看兩人。

「我沒事。」靈閔先讓小男孩站起來，自己才站起身，拍拍褲子上的灰塵，關心的問道「小弟弟，你沒事吧？怎麼這麼晚還在這裡？」

「嗚~~」小男孩雙頰紅撲撲，淚眼汪汪的樣子，超級惹人憐愛

「我…我走丟了…哥哥姐姐，我好害怕，我找不到爸爸媽媽。」

「那你先跟我們一起走好不好？我們等下帶你去找爸爸媽媽。」靈犀彎下腰溫柔的對男孩說道

「嗯！」小男孩笑眯了眼，奶聲奶氣的說道「謝謝哥哥姐姐！」

那乖巧可愛的樣子，瞬間擄獲靈犀的心，也讓她卸掉一切防備。

「好乖。」靈犀摸摸男孩的髮，直起身子對靈閔道「我們先去找雪媛他們，看接下來要怎麼辦。」

「靈犀…」靈閔眼神嚴肅的看了小男孩幾秒，突然俯身，嘴唇覆在靈犀耳邊，悄聲的說「妳不覺得他很奇怪嗎？而且我覺得他好眼熟。」

「我看你是剛剛嚇到精神錯亂啦！」靈犀不耐煩的白了靈閔一眼，轉而向小男孩伸出手，一副好姊姊模樣「我們走吧！對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李孟哲。」李孟哲笑得甜滋滋的牽住靈犀的手。

「喔？是個很好聽的名字喔！」靈犀稱讚的說。

「嘻嘻！」

小男孩清脆笑聲幽幽的迴盪在走廊，莫名的增添了一絲鬼魅的氣氛。

2015年9月27日,上午3點58分,美術館。

「不知道靈犀他們怎麼樣了。」雪媛突然不安的道。

「怎麼突然這麼說?」里奧面無表情的問。

「我也不知道,就猛然感到不安。」雪媛壓著胸口,皺起眉,自己也很多問號。

「別想太多了。」里奧淡淡的說了一句。

「唉~~」雪媛麻木得打量著牆上的畫。

一次看那麼多張表情猙獰的畫,雪媛覺得自己的胃在燃燒。

這時,一位有著金髮碧眼,一臉哀傷的女孩映入雪媛眼中。

「等一下。」雪媛反射性般,抓住里奧的手,迫使他停下步伐「她…」

「怎麼?是她嗎?」里奧低頭望向嬌小的雪媛。

「我也不知道,直覺,就停下來了。」雪媛彷彿無意識的說道,墨瞳直直的盯著那幅畫著金髮美人的作品。

「可鈴.法德莫絲」里奧念出一旁簡介上的內容「法國人,享年二十八歲,是最後一位受害者,生前原本是女殺手的朋友,無意間知道並闖入犯案現場,因此慘遭毒手,但她在兩位殺人犯不注意時,偷偷向警方連繫,也因為如此警方才能找出殺人魔的藏身之處,只可惜,當警方找到她時,她已經失去了生命跡象,全身有多處骨折,身首異處,體內被掏空,死相淒慘,她的頭顱到現在仍未發現……。」

雪媛心疼的撫上畫紙,一滴鮮紅色的液體從畫中人的眼角滑下,落到雪媛纖細白皙的手指上。

雪媛被突如奇來的冰涼觸感嚇到,迅速的抽回手「我的天…這是?」

里奧握住雪媛的手,不可思議看著她指上的一抹鮮紅。

不是吧……!

2015年9月27日,上午4點32分,美術館。

天空微亮,距離天亮只剩兩個小時。

靈閔看著妹妹和小男孩有說有笑的走在前頭,心中一直警備著。

「靈閔!靈犀!」雪媛的呼叫聲從不遠處傳來。

「雪媛.里奧,我們在這!」靈閔扯開嗓子回吼。

不久後,快步跑來的雪媛和里奧氣喘吁吁得來到他們面前。

「怎麼了?急成這樣?」靈犀迎上前去,緊張的問。

「剛剛……」雪媛一面調節著氣息,一面把剛剛的事娓娓道來。

「好詭異!」靈閔皺起整張臉。

「好噁心喔!!」靈犀聽的毛骨悚然,猛然想起被他們遺忘許久的李孟哲「對了!我們遇見一個小弟弟。」

「什麼小弟弟?」里奧不解的問。

「是啊!我們遠遠跑來就看到妳和靈閔啊!」雪媛歪著頭說。

「就是…」靈犀回過身想找尋李孟哲的身影。

但,身後是一片黑暗……

「哥……」意識到什麼,靈犀雙腳不受控制的發抖。

「靈犀…」靈閔的聲音有些呆滯「你還記得我說過李孟哲很眼熟嗎?現在我想起來我在哪裡看過他了。」

靈閔慢慢的伸出手,指向牆上的一幅畫,那幅畫就是之前他們看到那幅小男孩的畫。

畫中的小男孩有著和李孟哲八分神似的外表。

雪媛湊上前去,念出了印在一旁簡介上的字體「他是所有受害者中年紀最小的,名字是…李孟哲?」

靈犀剎那被五雷轟頂,久久無法平復。

「妳騙人!」靈犀有些粗魯的推開雪媛,頂替她的位置。

毫無心理準備的雪媛踉蹌了一下,幸好里奧伸手扶住她。

就在眾人一陣混亂之時,畫中原本沒有任何表情的小男孩,悄悄的,彎起來嘴角,甚至還緩緩的張開口,空洞的說道「現在知道我是誰了嗎?」

一雙有如枯枝的手從畫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掐住靈犀的脖子。

「姊姊來陪我玩好不好?孟哲很喜歡妳呢!」

靈犀掙扎著,其它三人想也沒想,全部撲上去,要幫靈犀掙脫。

但沒想到,抓著靈犀頸子的力道會如此強大,力量大到里奧和靈閔兩人連手也無法男孩的手掰開。

靈犀的呼吸隨著時間的流逝越來越薄弱,眼神已無法對焦。

雪媛見自己好友正邁向死亡,一急,竟伸手將玉鎖解下,封印在雪媛體內的狐妖立刻想奪去她身體的主導權,沒想到,雪媛的右手緊緊的捉住玉鎖,讓狐妖的意識繼續被封鎖著而自己搶到了意識的控制權。

「放開她!」雪媛將手心貼上李孟哲枯瘦的手臂,一陣水藍色的狐火爆出,馬上將鬼手吞蝕。ㄟ

「啊!我的手!」李孟哲尖叫著抽回手,眼中充滿戾氣的瞪著雪媛。

靈犀跌坐到地上粗喘著氣,頸脖上出現了一圈艷紅的痕跡。

「再看我就把整張畫燒了!」雪媛舉冒著湛藍色火焰的手,惡狠狠的威脅道。

李孟哲發出淒厲般如指甲刮玻璃的尖叫,漸漸的沒了動靜。

靈閔讓靈犀靠在他身上,仔細的檢查她的傷口,確定沒有大礙才鬆一口氣「她沒事,可是還是要去醫院一趟,說不定有傷到聲帶。」

「我們快速快決吧!」里奧幫雪媛戴上玉鎖,臉色不善的說道在玉鎖扣上的那一剎那,雪媛身上所有屬於狐妖的象徵馬上消失。

「妳太衝動了。」里奧拍拍雪媛的頭,語中帶著警告。

「沒辦法了,一定要這樣做。」雪媛呼出一口氣。

心有餘悸之際,一道清柔的女性嗓音飄進眾人耳中。

「我可以幫你們。」

在視力範圍內,出現了一個窈窕的身形。

「可鈴?」雪媛眯起眼,想看得更清楚些。

「妳真的來了!」可鈴欣慰的說,但話鋒一變,又變得著急無比「快點,我們時間不多了」

「等等,先把話說清楚,既然向我們求助,為什麼還要攻擊我們?」里奧質問道。

「他們不是故意的,他們不知道你們是來幫忙的」可鈴慌慌張張的說。

「我們要幫妳什麼忙?」雪媛心軟了,不再刁難可鈴。

「我們的屍首被埋在這裡十二年了,因為三魂中的一魂和我們的屍體埋在一起,所以無法投胎。」可鈴說到這裡似乎有些激動,聲音明顯的在顫抖「你能想像十二年都被困在這裡的生活嗎?」

「所以,只要幫你們把屍體挖出來就好了嗎?」靈犀因為剛剛受的傷,說起話來十分沙啞。

「是!」可鈴咬字咬得很重

四人你看我,我看你,在對方眼中讀到相同的信息

「好,帶我們去吧!」

2015年9月27日,上午5點05分,美術館內的花園。

「我們沒有鏟子,怎麼挖?」靈閱看著腳下的泥土,問道

「搬石頭吧……。」里奧搬來一塊不大的造景石,開始挖掘著泥土。

雪媛撕下襯衫的下襬,包住雙手,跪在里奧旁邊幫忙了起來。

「動手吧!」靈犀拍了拍靈閱的胸膛,也開始動作。

「你們要快一些,他們要出來了。」可鈴把自己的手纏在一起,催促了起來。

「誰要來了?」靈閱不甚在意的問。

可鈴才剛張開櫻唇,花園突然煙霧瀰漫。

「這是?」雪媛疑惑的東張西望。

「快躲起來!」可鈴壓低了音量,讓一行人躲到噴水池後。

「可鈴啊~」一道十分妖媚的聲音出現在迷霧中「都在裡生活那麼久,為何還想走?」

「芬莉。」可鈴不自覺得往後退了一步,對來者感到有些畏懼。

「是啊!我們不是好朋友嗎?」隨著聲音的出現,一男一女的身影也慢慢浮現。

「肯恩,在我發現你們是惡名昭彰的殺人犯時,我們就不再是朋友。」可鈴不屑的說。

「你找來的人,在哪裡?」低沉的男聲說道「我會親手在妳面前殺了他們。」

「哼!我不知道。」冷冷的語調從可鈴唇中溢出。

猛然,一個青面獠牙,眼睛從眼眶爆出,眼球只靠著一點肉屑掛在臉上,嘴角被撕裂至耳垂處的男子猛然從迷霧深處衝出來,一手抓住可鈴的頸子,高舉起來「反正妳

已經死了,也不可能再死一次,我們今天就再幫妳複習一下妳生前最後的痛苦吧!」芬莉緩步走出迷霧,她左半邊的臉蛋讓人知道她生前是多麼的美艷,但右邊的臉早已腐爛不堪,白森森的骷髏毫無遮蔽的裸露出來,只剩下一些發出惡臭,呈現咖啡色的腐肉,還纏繞在骨頭上。

「我們對你真的太仁慈了。」芬莉彷彿在憐憫可鈴一般的走到可鈴面前,拍拍她的面頰。

這時,芬莉開始唸出一段又一段讓里奧眾人摸不著頭緒的話。像是咒語一樣,隨著芬莉念出的字越來越多,把花園圍繞起來的落地窗前,一個個冤魂開始聚集。

「不!不關他們的事!」可鈴眼見所有魂魄都被芬莉召喚過來,無法克制地慌了來。

「當然關他們的事,我和芬莉都知道妳心太軟,寧願自己再次被折磨,也不讓他們受苦。」肯恩惡狠狠地笑了起來,隨著他嘴角的弧度,嘴角的撕裂傷看起來更加猙獰,整張臉像被人用手從中直接掰開一樣,分成兩半。

肯恩向芬莉使了一個眼色,芬莉意會,便往一旁的落地窗走去,就像在逛街一般,她上下打量著每一個眼神空洞,面無表情的靈魂。

「你!」芬莉指向一個角落,勾勾手指「出來。」

一個小小的身影從人群中走出。

「是李孟哲!」蹲在雪媛身旁的靈犀低聲驚呼。

「噓!」雪媛摀住靈犀的嘴巴,深怕被殺人魔聽到了動靜。

「妳知道嗎?」芬莉搭著李孟哲的肩膀,眼中佈滿陰險的走回肯恩身邊「是我控制他去攻擊妳那些幫手的。」

「妳真是太無恥了。」可鈴反抗了起來,雙腳在空中亂蹬。

肯恩更加用力地掐緊可鈴的脖子,不讓她鬆脫。

芬莉瞄了可鈴一眼,瞬間把兩指修長的手指插進李孟哲的眼窩中,深深地,用力地攪動。

褐色的液體順著李孟哲的臉龐滑下,就像兩道淚痕。

「啊!!!!!!!」李孟哲慘叫著,身體卻做不出任何抵抗動作,因為就算他們已經死亡了,但卻永遠的被控制著。

「你去死。」可鈴憤怒的瞪著肯恩。

「妳別忘,我早就死了。」肯恩恥笑般的說。

這時,身上已體無完膚的肯恩身上冒出許多血窟窿,看得出來是被手槍打出來的。芬莉繼續實施著酷刑,她把李孟哲的指甲一片片拔下來,並把指頭一根根的折斷,還硬生生地將舌頭從他口中扯出來。

小男孩無聲地哭泣著,無法掙扎,只能一直承受著無止境的痛苦。

「不!」可鈴心疼的哭喊道

可是再心疼,她也無法做什麼。

看著眼前的慘樣,雪媛無法忍受的從噴水池後站了起來,她一站起來,里奧三人也

毫無畏懼的出現殺人魔眼中。

「你!放開她!」雪媛不怕死地往前邁了一步。

「哈!你們終於出現了!」肯恩轉頭看了雪媛一眼「小妹妹啊,這女人死那麼久了,幫她,值得嗎?」

「哼!也許是不值得…」雪媛再次解下玉鎖,將它繞在手腕上,覺得這次旅行結束大概會被里奧禁足到永遠「但,看到你們在我手上魂飛魄散,很值得。」

「妳!哈哈!笑死人了」把李孟哲像垃圾般扔到一邊,芬莉捂住嘴笑道

「妳會後悔說過這句話。」

雪媛話一落音,強大的妖氣瞬間衝向天際,讓現場所有人跌坐到地上。

狐妖再現處,必有血災;必有人亡;必,有魂散……

「什麼?!」肯恩鬆開雙手,任由可鈴摔到地上,後退到芬莉身邊。

「嘻嘻嘻嘻…」半妖化的雪媛邪媚無比的舔了舔自己尖銳指甲「是誰,要先啊?」肯恩和芬莉自知實力比不上眼前的人,正準備召喚迷霧落跑時,雪媛率先發動數十顆狐火,將所有迷霧燃燒殆盡「你們放心,我喜歡慢慢折磨獵物,這樣才有意思,你們說,是不是啊?」

「小雪。」里奧低換了一聲,冷清的嗓音中含著點點憂心。

聽到這聲低吟,雪媛妖化的紫眸,變回原本的墨瞳。

「什麼事?」

「別太過火,要下手,直接一點。」里奧用毫無起伏的音調說著殘酷的話,讓他染上冷血的風采。

「遵命。」雪媛的嘴角劃開一個嗜血的微笑。

早晨六點的天空,被一束藍色火焰占據,許久之後,才緩緩散去……

2015年9月30日,上午10點25分,斯渝大學,音樂系教室。

「美術館被強制關閉了耶!」靈閔拿著今天的報紙,一屁股坐到里奧桌子上。

「一百多具屍體都被我們挖出來了,能不關嗎?」雪媛一手托著腮,一手流暢的轉著筆。

「關了也好,那麼奇怪的地方。」休養幾天嗓子便恢復正常的靈犀接過靈閔遞來的報紙。

「可鈴他們也都去投胎了,壞人也消滅了,我們也算功德一件!」雪媛抱住了里奧的手臂,意有所指的撒嬌道「哥~~對不對?」

「對…但還是不能解除妳的禁足令。」

「蛤~~~!」雪媛揪起整張臉「不要這麼狠啦!」

「看妳還敢不敢隨便把玉鎖摘下!」里奧挑起眉,看也不看雪媛一眼的說。

「我又沒隨便摘。」雪媛嘀咕道。

「嗯?妳說什麼?」里奧稍稍拉高了音階。

「沒事!」雪媛裝模作樣的綻放笑顏。

「哈!」里奧假笑一聲「最好是。」

「嗚~都這樣!」雪媛嘟起嘴,不依的放開里奧的手。

「這是給妳一點教訓!」里奧閱讀起下堂課要上的內容。

「明明是欺負我。」雪媛拉拉靈犀的衣袖「妳看他啦!都這樣!」

「雪媛啊!妳有一個很疼妳的哥哥。」靈犀搶回自己的衣袖,向雪媛眨眨眼「所以別身在福中不知福啦!」

「好啦!」雪媛趴到桌上,準備在下節課的教授來之前小睡一下。

看著雪媛的睡顏,里奧摸摸她黯如黑夜的髮,與帶寵溺的說「一會兒下課,我們去妳最愛的那家餐廳吃飯吧!」

雪媛的紅唇在三人沒看見的地方悄悄的拉開一個弧度。

「哇!不公平!我們要去!」靈閔大聲嚷嚷著。

「你小聲點。」里奧送給他一個肘擊。

「喔!」靈閔捂住重傷的地方,用氣音道「你讓我去,我就小聲!」

「我也要去!」靈犀也馬上舉手報名。

「好。」里奧爽快的答應,然後又悠悠的補上一句「你出錢。」

「哪有這樣的!是不是兄弟啊?蛤?你說啊!鄭里奧,你今天沒跟我說清楚講明白,你就別想走……」

外頭太陽普照,鳥語花香,風徐徐的吹過,帶走所有熱意,九月的天空,很晴朗,很美好

評語

內容融入時下流行的妖鬼元素,特殊奇異。

由於情節較複雜,事前的人物介紹可使讀者更容易進入小說的世界,但無法在小說中更進一步呈現角色的特質,且時間安排太細,都是小說的遺憾。